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24期 2019年12月

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与思考*

王秉[1,2] 吴超[1,2]
[1]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长沙 410083 [2] 中南大学安全理论创新与促进研究中心 长沙 410083

摘要:[**目的/意义**]近年来,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是,安全情报学尚极为年轻且不成熟,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正处于"迷茫期"。因此,探讨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问题正当时。[**方法/过程**]从学科建设层面出发,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针对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中的4个方面(即学科由来、学科基本概念界定和认识、学科身份与学科建设视角)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应立足于安全科学,应科学界定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概念,应积极吸收情报科学理论与方法,并在"大安全"观与"大安全情报"观指导下,面向安全管理,综合统一各类安全情报,提炼共性安全情报学问题、理论和方法,构建一个科学、统一、具有实践性的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安全情报 安全情报学 学科建设 问题
分类号:G203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24.006

1 引言

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智能时代和高风险时代,特别是随着我国《国家情报法》与《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1]的提出,中国的情报科学(尤其是安全情报学)价值日益凸显。正因如此,新时代中国的情报科学与情报工作是以服务于国家、社会和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发展为宗旨,即为国家、社会和其他组织的安全管理(治理)提供有效的安全情报支持和服务[2-5]。在此大背景与大趋势下,安全情报学地位由被动附属型转变为主动引领型[2-5]。同时,安全情报学的诞生和发展有助于推动情报科学逐步独立出来而形成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安全科学与情报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3,5]。总之,目前,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5]。

目前,广大安全情报工作者能否把握发展机遇,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安全情报工作模式至关重要。尽管近两年学界已对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内涵、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等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与思考[5-6],并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安全情报学作为近两年才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学科,与安全情报学实践相比,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相对落后,安全情报学的基本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安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3,5]。特别是目前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正处于"迷茫期"(主要表现在学科由来、学科基本概念界定和认识、学科身份与学科建设视角4个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这严重阻碍构建科学合理的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因此,当务之急是分析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存在上述迷茫的原因,并找到解决迷茫的出路。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的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相关研究[3,5-6]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层面出发,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探讨目前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在上述4个方面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期帮助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尽快走出迷茫,进而推动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研究和发展。

2 学科由来

目前,学界尚未明确安全情报学的由来。从科学层面来看,安全情报学是"安全+"的学科产物。"+安全"和"安全+"是安全科学的两条重要方法论,是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安全科学原理研究"(项目编号:51534008)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安全风险管理与综合研判理论与方法(项目编号:7179061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秉(ORCID:0000-0001-6742-3073),特聘教授,博士,E-mail:wangbing187717@163.com;吴超(ORCID:0000-0002-6352-0332),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9-04-15 修回日期:2019-07-09 本文起止页码:52-58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王秉，吴超. 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4):52-58.

安全科学研究实践的两条元进路[8]。它们的基本含义与侧重点见表1。由表1可见,两者的相同点是:两者的本质都是安全科学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交叉融合;两者的不同点是:两者的站位、主导者和对安全科学发展的优势不同。

表1 “+安全”和“安全+”的基本含义及侧重点[6]

名称	基本含义	侧重点
+安全	以其他学科或领域为主体,并附加安全或安全科学的一种研究实践模式。在“+安全”中,安全科学不是主导者,而是附属体,主要体现安全本身的依附性以及安全科学的应用性,其着力点是从其他学科或领域开始,旨在服务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和优化(安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安全科学起到的只是工具的作用。显然,“+安全”很难产生具有普适性的安全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等	强调顺势发展安全科学,即以发展和服务其他学科或领域为导向,主要是以其他学科或领域的既有理论、方法与技术等为基础,利用安全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等,稍加改造或优化其他学科或领域,保障其他学科或领域安全发展
安全+	将安全科学作为主体和引擎的一种研究实践模式,其着力点是安全科学领域,旨在运用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等服务于安全科学发展。它的本质是把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等彻底实现“安全化”,把“+安全”的输入转化为“安全+”的输出。显然,“安全+”是安全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是形成具有普适性安全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等的根本思维和手段	强调逆袭发展安全科学,即以发展和服务安全科学为导向,把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等直接改造为安全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实现安全科学的爆发式发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安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将“+安全”的输入转化为“安全+”的输出,而安全科学应用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是将“安全+”的输入转化为“+安全”的输出[8]。从“+安全”与“安全+”的视角来看,安全情报这一概念是“安全+情报”的产物。同样,安全情报学也是“安全+”的学科产物。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安全情报学是以安全科学为主导,将情报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与原则等应用到安全科学领域中,旨在服务于安全科学领域发展。当然,安全情报学也是情报科学的一片广袤的应用实践天地,是情报科学应用层面的学科分支,它的诞生和发展必然有助于拓展情报科学研究疆域,这可顺势发展情报科学。安全情报学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是将“+安全(即情报科学领域与安全相关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原则等)”的输入转化为“安全+(即具有普适性安全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与原则等)”的输出。换言之,安全情报学工作者应把情报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原则等通过改造加工成为安全科学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原则等。

需着重强调的是,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应立足于安全科学,主要是因为以下3个原因:一是情报科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实践证明,情报学科的应用分支学科,要以应用学科为主体进行建设,并吸收应用情报科学理论方法,这样才能使分支学科更有独特内涵,更具适用性;二是相对而言,安全科学研究者更具优势提出相对准确和更易达成共识的学科元概念(尤其是“安全”)[9];三是只有从更偏“科学”的安全科学角度出发,才可淡化传统安全情报的“敏感”和“政治色彩”,真正发挥安全情报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价值。此外,当前,安全情报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甚少,绝大多数安全情报学学科基础理论都是一些情报科学研究成果稍加改造而成的,安全情报学的自身特色体现显著不足,故应进一步强化安全情报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安全化”程度。

3 学科基本概念界定和认识

从理论上讲,对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定位均需在它的学科概念体系的建设之上。因此,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概念在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廓清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基本概念是开展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工作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学术研究与讨论不必执着于某一概念的原始考证,也不必恪守于某种定论,但对学科基本概念的廓清和统一,还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若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开展良性的学术对话,最低限度的学科基本概念平台不可或缺。因此,要以学科基本概念为基础建构安全情报学学科体系,就需要准确界定和认识安全情报学的基本概念。

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概念,特别是学科元概念(学科元概念是一门学科最基本的概念,基于它们可演绎和构建出整个学科的概念体系。就安全情报学而言,它的学科元概念(包括安全(security & safety)、情报(intelligence)与安全情报(safety & security intelligence)3个概念)的界定和认识还非常模糊,导致人们对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与学科属性等理解和认识存在偏颇甚至错误。综上所述,目前对安全情报学学科元概念界定和认识模糊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一是对现代安全科学中的安全定义尚未明确,特别是对安全的内涵、外延

和属性的认识和理解欠全面[5,8]；二是对情报概念的界定不统一[10-11]，导致对安全情报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莫衷一是[9]；三是尽管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或行业（如国家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等）对安全情报概念存在部分解释，但缺乏具有通用性的安全情报定义[9]；四是尚未清晰认识安全情报与安全信息之间的区别，导致对安全管理的认识仍停留在安全信息层面，尚未过渡到安全情报层面[9]。

当前在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概念界定和认识上存在着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安全与情报本身就是两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概念，特别在不同学科领域，对它们的定义及内涵、外延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很难实现统一[5,8,10-11]；二是已有绝大多数安全情报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是情报学科与管理类学科背景，但无安全科学背景，对安全科学的内涵和发展不甚了解，对现代安全科学中主流的安全定义不甚清楚，对安全情报概念的审视与解读缺乏安全科学视角[9]。

从学理的角度看，安全情报学作为情报科学与安全科学的交叉学科，厘清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概念的重任需要情报科学与安全科学学者的共同参与并开展相互对话讨论。基于此，近年来，笔者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安全科学背景优势，并积极学习情报科学知识或与情报科学学者开展讨论交流，一直致力于安全情报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通过长期研究、探索、思考和与情报科学学者的讨论交流，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安全情报学的3个学科元概念（即安全、情报与安全情报）的界定和认识已逐渐趋同，这有助于筑牢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鉴于此，笔者对当前主流且符合安全情报学特色的安全、情报与安全情报的定义进行了归纳总结[5,8,9-11]，以帮助安全情报学研究者走出学科基本概念界定和认识方面的迷茫。如表2所示：

表2 安全情报学学科元概念

序号	概念名称	定义	定义基本说明
1	安全	系统免受不可接受的内外因素不利影响的状态	其中，“不利影响”的具体表现可以是系统运行终止、系统功能降低或失效、系统内发生安全事件（事故）或产生损失等；“内外因素不利影响的可接受程度”可根据“可接受安全风险”来衡量和判断
2	情报	影响了管理的信息	其中，“影响”涵盖正负两方面影响；这一定义是面向管理提出的
3	安全情报	影响了安全管理的安全信息	其中，“影响”涵盖正负两方面影响；“安全管理”主要指安全预测、安全决策与安全执行3种行为为活动；“安全信息”是指系统安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自身显示；这一定义是面向安全管理提出的

4 学科身份

任何学科（特别是在一门学科产生之初）的发展都会难免经历认同危机，安全情报学也概莫能外。安全情报学者应清晰地认识到安全情报学作为一门年轻、不成熟的新学科，存在学科危机在所难免，应直面危机并积极寻求使安全情报学尽快摆脱危机的出路。学科认同危机有其历史与逻辑之根源。当前，安全情报学出现的学科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属性（特别是安全情报学与安全信息学之间的关系）不明招致安全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遭受质疑；二是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功能不明生成安全情报学的学科认同隐忧；三是安全情报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导致安全情报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薄弱。这里仅聚焦于解决安全情报学的前两大学科危机问题，而就解决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基础薄弱问题而言，它是一项长期任务，需不断加强和深入开展安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来逐渐予以解决。其实，无论是学科属性还是学科功能，都是学科身份问题。因此，概括讲，要消解当前安全情报学出现的学科认同危机，需准确理解和定位安全情报学的学科身份。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安全情报学具有六大基本学科属性（即交叉学科属性、社会科学属性、思维科学属性、管理科学属性、应用科学属性，以及安全情报学是一门安全科学与情报科学共有的学科分支）[5]。但在后期学术交流中，笔者发现，仅仅明确安全情报学的上述六大基本学科属性是不够的，还不能真正阐明和确立安全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这主要是因为：学界还存在一大迷茫，那就是一直纠结安全情报学与安全信息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门学科之间的区别，对此存在很大纷争。

为了消解上述迷茫，首先应明确安全情报与安全信息间的区别和联系。从系统安全学（安全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角度来看，安全情报是指影响了系统安全管理的安全信息，而安全信息是指系统安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的自身显示[9]。由此可见，安全情报的本质是一类安全信息（换言之，所有安全情报皆是安全信息），但安全信息并非一定是安全情报[7,10]。基于这一

基本认识,不难发现,安全情报不同于安全信息,安全情报学应准确定位在安全情报研究方面,要与安全信息学进行严格区分,以期促进学界对安全情报学的学科独立性的承认。从研究与实践范式角度来看,由于安全情报与安全信息之间存在差异,导致在安全科学(特别是安全管理学)的“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两大研究与实践范式。笔者根据文献[5－9,13－15]对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两大范式进行比较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两大范式的比较

比较方面	安全信息范式	安全情报范式
取向	面向安全发展	面向安全管理
缘起	解决安全管理中安全信息缺失问题(传统安全管理认识)	解决安全管理中安全情报缺失问题(安全管理新认识)
受众	满足大众的安全信息需求	支持安全管理
传播	公开、共享	有限共享,甚至保密
特征	普惠性	针对性
	群体化为主	个性化为主
	量大	量少
	价值可有可无	必有价值
重点	合理组织	深度分析
目标	实现安全信息的有效供给	实现精准安全管理与智能(智慧)安全管理

由表2可见,在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两大范式特征的差异上,两者最主要的不同是安全信息学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与公众服务性,而安全情报学则强调提供“一对一”的安全信息服务,是有限共享的,甚至是保密的(需指出的是,我们应改变传统的对安全情报的“绝对秘密”认识,安全情报并非都是秘密的,特别是在和平时代,类似于安全信息,在一些方面,要树立安全情报的共享意识),强调有针对性、个性化地发挥安全信息作用。“一对一”的安全信息服务是指具有个性化、量体裁衣特征的安全信息服务,其目的是保证受众最大限度地利用安全信息,并在信息泛滥、混乱的环境中,提高安全信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13]。显然,“一对一”的安全信息服务不仅能满足受众对安全信息的精准需求,也能显著提高安全信息服务的有效性(安全信息的价值密度)。因此,“一对一”的安全信息服务既是提高安全信息服务质量的有效策略,也是实现安全管理个性化、精准化与智能化的现实需要。简言之,安全情报具有一定的专一性,它不同于安全信息(包括安全知识)是可共享的,安全情报是针对特定人、特定时间、特定安全问题、特定安全需求、特定安全场景以及特定安全事物等需要而出现的。从这一角度看,安全情报学范式是安全信息学范式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是安全信息学范式的升级版。因此,安全情报(学)范式＝安全信息(学)范式＋“一对一”的安全信息服务策略[13]。

两大范式特征的差异的另一体现主要在于安全情报绝对是在有价值的前提下才存在的(即安全情报是有用的安全信息),但安全信息无论是否具有价值,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相对来说,安全信息量大,而安全情报量小。在大数据时代,安全领域的信息化也步入了自己的“大数据时代”,安全数据信息的诟病不在于少,而在于多、乱、杂,对安全情报(有用的安全信息)的获取难度正在逐渐加大,这就使得安全情报(学)的“一对一”的安全信息服务显得更加珍贵,安全情报之所以没有被称为安全信息(或安全知识),也主要体现在“物以稀为贵”方面。需说明的是,尽管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两大范式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两者在基础层面上相关度较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安全数据是两者共同的基础;二是安全信息与安全情报工作过程(即采集、加工、传播、利用)大致相同,整体都是一种服务。因此,既要明确安全情报学与安全信息学之间的不同,但也要理性认识安全信息学对安全情报学与安全情报工作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此外,根据表2可明确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功能,即为安全管理(特别是安全决策)提供安全情报服务。综上可知,传统的安全科学(特别是安全管理学)的“信息化”范式主要是安全信息(学)范式,针对普适性安全变量,宗旨是安全信息利用服务;尚未形成安全管理的新认识,即从安全信息上升到安全情报,提出安全情报(学)范式。安全情报(学)范式针对特定安全变量,宗旨是为安全管理(特别是安全决策)提供安全情报服务,进而实现精准安全管理和智能(智慧)安全管理。显然,两大范式是互补关系,各有利弊和侧重点。因此,不必纠结于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的冲突:谁更重要?我们应捐弃“两大范式谁更重要?”的困扰,实现两大范式的共存发展。而需特别强调的是,曾被疏忽的安全情报(学)在今后应得到特别加强,被安全信息学冲淡的安全情报学,被忽视、淹没或回避的安全情报学,应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唯有这样,安全信息学与安全情报学才能准确找到自身的发展方向,从而获得共同革新、发展与繁荣。

5　学科建设视角

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视角直接决定安全情报学

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学科总体架构、科学合理性以及是否能够健康持续发展,故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视角的选取对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目前,对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视角,学界尚存在迷茫。因此,极有必要确定科学的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视角。理论而言,只有从哲学意义上探讨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视角,才能确定具有科学性与适宜性的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视角,也才能最全面、最深刻地阐述安全情报学的特征、内涵与外延。鉴于此,基于哲学高度,并结合现代情报科学与现代安全科学内涵与发展趋势,以及为突出安全情报学的应用实践属性和价值体现,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应坚持“大安全”观与“大安全情报”观,并要面向安全管理。

5.1　大安全观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性、更大开放性、更多交织性的复杂巨系统特征[4-5,8,16]。由此,安全科学研究与实践进入了大安全时代[4-5,8,16]。通过综合分析有关学者对于大安全的核心观点[5,8-9,16-19],可得出安全概念的演化过程,并从多维度出发,全面认识大安全的内涵(见图 1)。需指出的是,表 1 中的安全定义就是大安全意义上的安全定义。大安全是在当代安全问题整体化与交织化,以及在 Safety 科学与 Security 科学整合发展的趋势下,开展现代安全科学研究与实践的一种思维和观念[5,8-9,19]。由此可见,现代安全科学是一门解决“大而复杂安全问题”的科学。大安全观是面向重大安全问题挑战、面向人类重大安全战略需求、面向国家与社会安全发展重大任务而产生的,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安全风险的认知和感知,引起了一次基础性安全科学革命与全域性安全科学变革,塑造着安全科学的新时代与新未来。

大安全的多维度解读

- **基本含义**:以人为核心的所有安全问题,是指最普遍、最广义意义上的安全,其关注的是所有可能对人造成各种威胁或伤害的不安全因素,是高度综合性的安全
- **内涵体现**:一是从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或主体看,大安全强调要从局部安全认识上升至总体(全面)安全认识;二是从安全的外延看,大安全强调要从单一的Safety或Security认识上升至安全一体化(Safety & Security Integration,SSI)认识
- **优势体现**:大安全概念大幅拓展了传统安全概念的外延、领域和对象主体,体现了安全科学研究实践的大趋势(即安全风险的综合化、融合化和普遍化趋势)
- **学科体现**:在大安全背景下,现代安全学科具有庞大的“学科群(如安全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学、信息安全学、网络空间安全学、核安全学与应急科学等)” “专业群(如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信息安全专业、国家安全专业与应急管理专业等)”和“领域群(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与核安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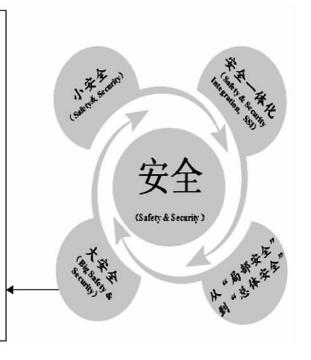


图 1　安全概念演化过程示意图及大安全的多维度解读[5-6]

由于安全概念是安全情报概念的上位概念,所以安全情报概念中的安全一词的含义应与大安全概念一脉相承。显然,在讨论安全情报学建设时,为保证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的普适性,应立足于大安全观探讨安全情报学建设问题。如文献[5]就从大安全视角探讨安全情报学的若干基本学科问题。大安全观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完全相吻合的,它是一种涉及领域、行业与内容都非常广泛的新安全思维[5,8-9,19]。为与此相适应,当前安全情报学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不应局限于某些小安全领域,而必须要拓展到大安全领域。同时,需整合各个小安全分支领域的安全情报学理论,形成科学、系统、统一的总体性安全情报学原理与理论。

5.2　大安全情报观

为了与大安全观相适应,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应立足于大安全情报观。大安全情报观是“大情报”观[20-22]与大安全观的结合。大情报观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系统思想在情报领域的具体化,强调情报学研究要解决各个领域的情报问题,要将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大情报观倡导建设大情报学[20-22]。由大安全观和大安全情报观的内涵可知,大安全情报观象征着一种“大服务观”[9]),蕴涵着一种“大过程观”(从面向应急管理的应急情报延伸至面向安全管理全过程的安全情报[9]),意味着一种“大方法观”(构建具有普适性的安全情报学方法论)。由此可见,大安全情报观所认识的安全情报是一个内容庞杂、外延丰富、范畴广阔、界限模糊、综合统一的混合体。大安全情报观实质上是指无所不包的安全情报领域。大安全情报观要求安全情报服务工作要适应安全科学及安全管理实践工作发展需要,要突破传统的安全情报局限,要与各个安全相关领域的安全情报密切结合,要面向大安全和安全管理全过程,增强安全情报的安全管理服务功能,以满足安全管理实践工作日益增长的安全情报需求。

王秉，吴超. 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与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4):52－58.

从大安全情报观的角度看,各个分支领域的安全情报研究与实践有着共同的原理及相似的方法。在大安全情报观指导下的安全情报学研究既要研究传统单一领域(如 Security 领域、应急领域与国家安全领域等)的安全情报,更要从整体角度出发研究所有安全领域的安全情报,特别要关注各个领域的安全情报共性问题研究。换言之,安全情报学并非是某个部门或领域的安全情报学,而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从研究的普适性出发,研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安全情报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就安全情报学学科体系而言,应构建大安全情报学学科体系,即应将各个安全情报子系统(如应急情报系统、公共安全情报系统、军事安全情报系统、科技安全情报系统与资源安全情报系统等)都纳入一个大安全情报体系,汇合构成一个安全情报的有机复合体。

经考察,传统的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思路的核心包括两方面:一是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应以安全情报工作的基本流程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逻辑主线;二是在围绕这一主线的前提下,又以应用实践导向开展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从而形成了部门化的安全情报工作内容。就上述思路而言,笔者赞成前者(它遵循了安全情报学的内在规律性),反对后者(尽管它充分体现了安全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实际状况,但不符合学科建设所追求的普适性、科学性与发展性)。鉴于此,应在大安全情报观指导下开展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这一安全情报学构建思路旨在打破着单一、封闭、割裂的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思维模式,亦符合学科建设的普适性、继承性与发展性,有助于增强各类安全情报系统协调发展的观念,有助于拓展安全情报学学科范围,有助于促进安全情报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助于培养复合型安全情报专业人才。

5.3 面向安全管理

安全情报工作的核心任务或目的是要解决安全管理决策过程中的安全信息(更准确地讲应是安全情报)不完备(或称为“缺失”)的问题。若要充分体现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应用实践属性)与学科功能或价值(支持安全管理),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就应面向安全管理,即应将为安全管理提供有效的安全情报服务视为安全信息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终极目标[5]。文献[5]已详细论述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应面向安全管理的具体缘由,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应结合安全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趋势,突出安全管理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面向安全管理构建安全情报学学科体系。唯有这样,才能使安全情报学更具有现实性、实践性与问题性,才能使安全情报学不再只是象牙塔中的纯粹的形而上学,而是可以指导安全管理工作实践的科学。

尽管安全情报学是情报科学的子学科,但两者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存在一些明显区别,特别是安全管理工作和安全情报工作自身的特殊性。如在安全管理信息化背景下,安全战略及安全管理工作的理念与模式等都在不断发生变革,故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和情报科学学科建设两者间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安全情报学学科(特别是学科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建设应面向安全管理,以安全管理信息化发展为背景,剖析安全管理信息化发展背景下安全情报工作的内在发展和变革需要,以如何更有效地推进情报主导的安全管理[23]工作为中心,以安全情报工作如何有效服务于发展变化的安全管理工作为目的,以提高安全管理工作为终极目标。

6 结语

学科建设迷茫问题实为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诸种两难困惑或冲突。本文通过梳理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探索中的四大突出迷茫(即学科由来、学科基本概念界定与认识、学科身份与学科建设视角的迷茫),从学科建设层面出发,结合安全情报学自身内涵与特色,点明了走出当前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迷茫的途径或思路。本文研究可指导建立科学合理的安全情报学建设范式,即立足于安全科学,科学界定安全情报学学科基本概念,应用吸收情报科学理论与方法,并在大安全观与大安全情报观指导下,面向安全管理,综合统一各类安全情报,提炼共性安全情报学问题、理论和方法,构建科学、系统、统一且具有实践性的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通过研究,笔者深刻认识到面对当代变革的安全科学与情报学科,安全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应建立在更为圆融、宽阔的视野之上,在迷茫中寻绎自身的科学发展路径,致力于学科建制的全面完善。总之,加快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并将其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始终是安全情报学同仁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EB/OL]. [2019－01－21]. 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 htm.

[2]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1):145－146.

[3] 王秉,吴超. 安全情报学建设的背景与基础分析[J]. 情报杂志,2018,37(10):28 –36.
[4] 张家年,马费成.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新时代情报工作的新内涵、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功效[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7):1 –6,13.
[5] 王秉,吴超. 大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情报学若干基本问题思辨[J]. 情报杂志,2019,38(3):7 –14.
[6] 胡雅萍,石进. 三维向度中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基础与理论溯源[J]. 情报杂志,2019,38(6):1 –6.
[7] 高金虎. 作为一门学科的国家安全情报学[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1):1 –9.
[8] 王秉,吴超. 关于国家安全学的若干思考——来自安全科学派的声音[J]. 情报杂志,2019,38(5):28 –36.
[9] 王秉,吴超. 安全情报概念的由来、演进趋势及涵义——来自安全科学学理角度的思辨[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2):45 –53.
[10] 梁战平. 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 26(3):193 –198.
[11] 陈超. 情报的本质[J]. 竞争情报,2017,13(2):3.
[12] 王秉,吴超. 安全情报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机理及价值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2):38 –43.
[13] 杨园利. "情报"概念新探:一对一服务的信息科学[J]. 情报探索,2013(8):1 –4.
[14] 刘莉,王翠萍,刘雁. "数据——信息——情报"三角转化模式研究[J]. 现代情报,2015, 35(2):28 –31.
[15] GARAI H, COCHRANE P. Managing information [M].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1997.
[16] 吴超,王秉. 近年安全科学研究动态及理论进展[J]. 安全与环境学报,2018,18(2):588 –594.
[17] PIETRE-CAMBACEDES L, CHAUDET C. The SEMA referential framework: avoiding ambiguities in the terms "security" and "safe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2010, 3(2):55 –66.
[18] 孙瑞英,马海群.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的国家情报工作安全体系构建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19,40(1):33 –43.
[19] 罗云. 领会习总书记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战略思想[EB/OL]. [2019 – 01 – 17]. https://mp. weixin. qq. com/s? __biz = MzA3ODY1OTg0OQ = = &mid = 2650234852&idx = 1&sn = eea4ea489d2e0ff69b9a99499a6ac0a0&chksm = 87bc9782b0cb1e943e92ccc67317d665d777b028b0c3276e7a8e1bef0807b4723e74f93641b3&mpshare = 1&scene = 23&srcid = 0610x5CfwdRxfuwXlID86pWo#rd.
[20] 刘植惠. 评"大情报"观[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9,22(2):69 –71.
[21] 刘植惠. 大情报观内涵的透视[J]. 情报杂志,2000,19(3):3 –4,9.
[22] 马德辉. 论公安"大情报"系统构建之情报共享文化[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7(3):113 –117.
[23] 王秉,吴超. 情报主导的安全管理(ILSM):依据、涵义及模型[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6):56 –61.

作者贡献说明:
王秉:提出研究方向并拟定研究框架,撰写与修改论文;
吴超:提出修改完善建议,修改论文。

Some Problems and Thinking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Wang Bing[1,2]　Wu Chao[1,2]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2] Safety & Security Theory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Center (STIPC),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fety & security intelligence (SI) science has gone into its spring time. However, SI science is still very young and immature, and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SI science is in a period of confusions. Therefore, at present,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discus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SI science. [**Method/process**] O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level, and by using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method, this article aimed at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four aspects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SI science (namely, the disciplinary origin, the defi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basic disciplinary concepts, the disciplinary identity, and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to find out the way to solve them. [**Result/conclus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o build a scientific, unified and practical system of the disciplinary theory of SI science,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SI science should be based on safety science,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basic disciplinary concepts, as well as absorb intelligence science theories and methods. Moreover, it should integrate and unify all kinds of SI and refine common SI science problems, theories and metho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ig safety &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big SI concept and for safety & security management.

Keywords: safety & security intelligence (SI)　SI scienc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problems